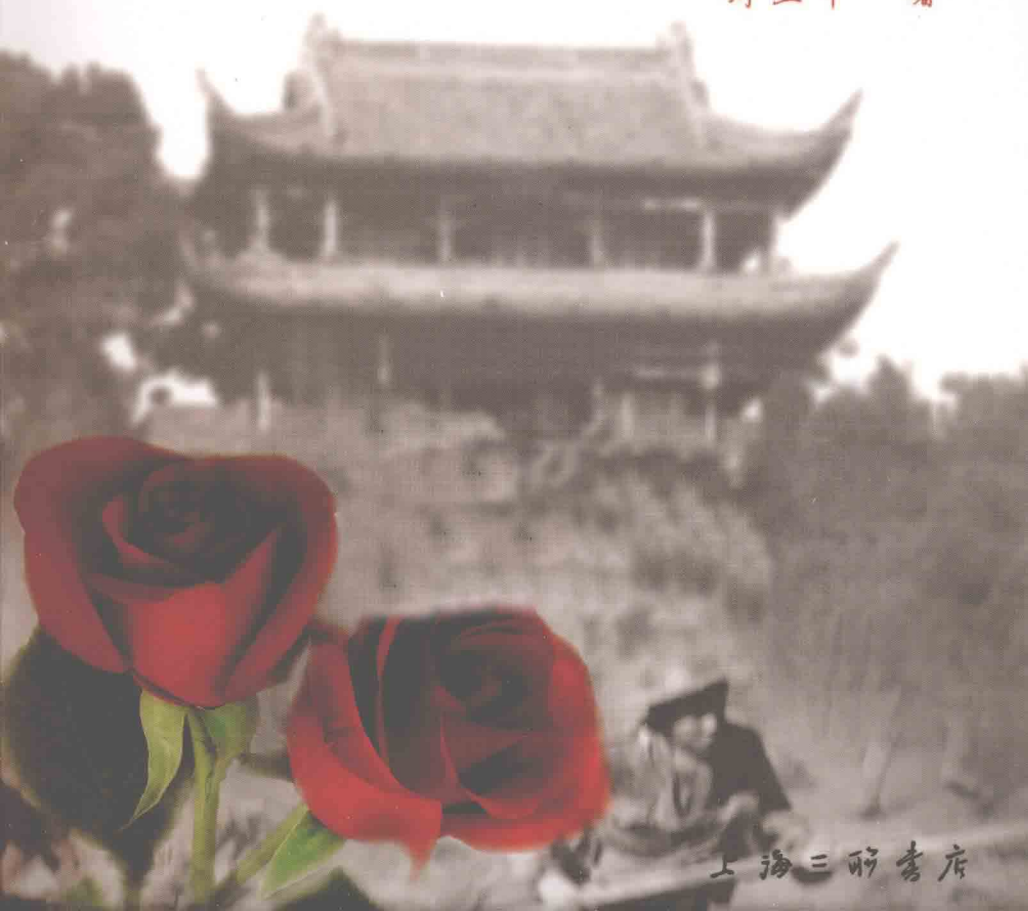


刘立中文集之三

江南江北之

满江红

刘立中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刘立中文集之三

江南江北之

满江红

刘立中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江北之满江红 / 刘立中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1. 6
ISBN 978 - 7 - 5426 - 3597 - 6

I. ①江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7416 号

江南江北之满江红

著 者 / 刘立中

责任编辑 / 冯 征

装帧设计 / 俞 奇

监 制 / 张健康 任中伟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印 刷 /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

版 次 /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450 千字

印 张 / 15.87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3597 - 6 / I · 529

定 价 / 45.00 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这本小说在“七一”前面市，我心潮澎湃。历时三年终于把这本书写就，那些生活中的原型人物，在抗日战争中的将士们、烈士们的面影仍在我眼前晃动，他们的火热激情仍在我心中流淌，他们的铿锵誓言仍在我耳边迴响。为了对应现在社会关注的问题，我不仅写了他们与敌人拚杀不怕牺牲的精神，也写了他们当时对恋爱婚姻的态度，对白领爱情的探讨，对“娜拉”出走后的关注，对“草根”情爱的思考。这些也是当前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们所关心的问题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，那时人们对人生的价值追求，那种敢于直面人生的精神，直到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在此，我感谢李仲之先生，涟水县志办戴从柏先生。我要特别感谢南京企业家张健康董事长，张健康先生不仅在经济上支持这本

书的出版,还准备成立“满江红——健康文化奖励基金”,用以奖励纯文学原创的优秀作品,以及以纯文学优秀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本,话剧,戏曲,连环画。张健康先生的这一善举,无疑是对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一种鼓舞。

与此书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散文集《江淮息壤》、《上海浮云》,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这本小说与两本散文在风土人情、历史人物方面的诸多联系。但是,小说里的人物、故事是虚构的,绝非是写真人真事。只有这样,才能把历史的真实变成艺术的真实,才能表达作者的理想,小说也才能有看头。对于阅读《江南江北之满江红》小说的读者,我深表感谢。

目 录

第一部	3
第二部	143
第三部	162
第四部	220
第五部	413
第六部	469

平原，河湾，龙兴寺。

小草屋里书声朗朗。私塾先生宋铭儒背着手在课桌间走动，他说道：“李侠兵，背岳鹏举的词《满江红》。”

李侠兵是六岁男孩，留马桶盖头，穿长衫布鞋，立即站起背道：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！驾长车、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、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

宋先生来到一个少年前，说道：“王培鲁，背岳鹏举的《满江红》。”王培鲁是个健壮的少年，长脸，大嘴吧，站起道：“先生，我背不上。”宋先生令他跪在孔夫子像前，捧书而读。然

后，宋先生转身又说道：“大家一起背《满江红》。”

于是，满屋的孩子们背诵起《满江红》。稚嫩的童声响彻运盐河湾，越过龙兴寺，在平原上愈传愈远，愈传愈远……

淮海地区的教育十分传统，有许多人的爱国情怀都是从熟读《满江红》开始的；淮海地区的民情有燕赵之风，以仗义行侠、忠心报国为荣；淮海平原地处中国南北过渡地带，南北文化交融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既有北方人的敦厚，朴实，豪爽，又有南方人的浪漫，柔情，细致。历朝历代，从这里走出一个个豪杰，一个个英雄，我们要讲述的李侠兵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，他和他的战友们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他领导的抗日义勇队的战斗故事，早已成为民间传说，渔樵闲话。

但是，我们的故事，却是从李侠兵在上海搞抗日活动开始。

第一部



十五年后，李侠兵在上海读大学。

他长成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，长脸黝黑，眼睛细长，目光尖利，嘴巴大而下弯，紧闭成弧形，鼻子高挺垂直，给人一种执拗、坚毅而沉稳的感觉。四月的一个早晨，李侠兵和方霞客从闸北出来，赶往南京路去，组织飞行集会。他俩腰间塞满标语传单，李侠兵的学生装下显得鼓鼓囊囊的，走起路来有点不自在；方霞客穿着西装，腰里传单塞得也不少，从苏州河边吹来的风掀起他红色的领带，显得十分帅气。这两人走在一起，让人一看便知一个是从乡下出来的，一个是在城里长大的。方霞客虽比李侠兵矮点，但肩削臂长，面白而略显青色，眉眼俊朗，嘴唇薄而上翘，属于冲动型人物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他是青年诗人，在朋友圈里以冲动浪漫出名。

近年来，日本人频频在中国发动事变。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9·18事变，侵略东北。在他们策划下，溥仪于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伪满国。在上海日本人也是不断制造事端，1932年日军发动1·28事变，企图占领上海。近年来，日本商人在其国家武力的支持下，强买和侵占黄浦江码头，遭到码头工人和市民的抵制，于是，上海市民常常遭到日本人枪杀。共产党中央密切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，号召党员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江苏省党委指示上海各交通站、各支部发动民众，游行集会，进行反日宣传，揭露日本侵略的狼子野心。同时，这次游行集会也是纪念共产党人

被屠杀的4·12反革命事变的五周年。李侠兵和方霞客各自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这次活动。这两个好朋友在党内虽不属一个交通系统，但同住在方老师家里，因此好多活动他们总是同进同出，今天他们去南京路参加飞行集会，李侠兵是闸北、沪西领导人，方霞客是沪南、沪东领导人。

街上柳绿花红，春风拂荡。他们经过的街坊，不时有姑娘朝方霞客投来欣赏的目光，李侠兵感觉到了，笑道：“霞客兄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显得洋气多了，多少姑娘向你行注目礼啊。”

方霞客俊朗的眼睛一瞟，说：“是吗？你要是回到乡下，人家也说你洋气了，那行注目的姑娘就更多了。”

他俩都笑了。过了苏州河桥，李侠兵说：“我总觉得，巡捕房有准备，我们今天要完成三处飞行集会，要考虑得仔细一点。”

“那是。”方霞客皱了皱眉头：“这几年，每逢4·12到来，巡捕们就如临大敌，暗探密布，不过，今天已是五月初了，他们大概松懈了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”

李侠兵拍拍腰间的传单，压低了嗓门：“怕死不革命，革命不怕死。自入党那一天起，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！”

方霞客跟他握了握手，笑道：“我跟你不在一个支部，怎会知道你是不是党员呢？”李侠兵想他说得对，党组织是秘密的，各人使用的也是假名，他叫张裕民，方霞客叫袁鸣玉，张胜男叫戴安娜。只有好友之间才知道对方的真名，但在公众的场合都叫假名，以防敌特跟踪。大家虽是好友也不知对方的政治身份，像方霞客的上级好像是张胜男，但他也不能肯定，张胜男跟方兄的往来又像是情人。他感慨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们牺牲了，恐怕连亲友也不知我们是共产党人呢！”

方霞客听后也激动起来：“好，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。敌人搞了4·12大屠杀，以为共产党不存在了，我们就是要显示党的存在，党的力量。”

李侠兵：“今天集会是为了声援码头工人，反对日本入侵占江边码头。来的人恐怕不会是我们这几个人吧？”

方霞客：“听张胜男说，今天上海飞行集会至少有十八处。”

“张胜男是总指挥？”

“不知道，省委对党内领导人都是保密的。不过，我觉得张胜男是个狂热分子，大家都说我狂放，她比我狂放多了！”

李侠兵瞅着他，笑道：“你俩在小阁楼上，叫我撞到过多少回，哎噫喂，乖乖！真够狂放的……”

方霞客白净的脸颊上泛红，薄唇一翻赶紧把话题扯开：“啊，张胜男不知到了没有？”

他俩加快了步伐，脚下生风，立马到了先施公司门前。南京路由于高楼林立，马路显得窄了许多，街面遮在阴影里。街上人多，熙熙攘攘，有轨电车“叮叮当当”，黄包车川流不息。行人中有穿对襟衫戴瓜皮帽的，有穿西装戴礼帽的，年轻的女子多数穿着旗袍，涂脂抹粉，手戴银镯。从衣着上看，南京路一片杂色，日本花布和英国西装常常显亮，东洋雪花膏和法国巴黎香水的气味混合在空气中，散发着一股奇怪的香味。这里就是中国最繁荣的一条街，在亚洲也十分著名。但是，在革命者看来，上海滩的繁荣是畸形的，这里衣着的杂色、混合的香水怪味就是殖民地的表征。中国在1911年推翻满清皇帝以后，又经过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，就面临何处去的问题。中国共产党反对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可悲现状，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，经过武装革命，建立一个自由、民主、独立的新中国，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。这是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的基本教育，李侠兵曾听过多次，他也对新入党的同志讲解过多次，现在，当他走在这杂色晃动和充溢怪味香气的南京路上时，觉得党的教育对极了，十分现实，即使是对未来的理想也非陶渊明“桃花源”式的乌托邦主义。是的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就不能独立，不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就不能前进，想到这里，他加快了

脚步。

方霞客和李侠兵在过街楼下寻找张胜男，他们前后望了望，忽见先施公司后门有个头戴红色法兰西帽子的姑娘提着箱子，矫健的身子一闪就不见了，玛莉在下面站着。李侠兵说：“那好像是张胜男，她可能上楼了。”

两人迅速进入店堂，上了楼梯，张胜男在拐角上向他们招手。李侠兵问：“密斯张，你的搭档呢？”

“他们抱着传单上三楼了。”她从藤箱里往外掏传单。

方霞客望着街上的几个警察，担心张胜男的安全，他带有命令的口气说道：“这里由我和李兄负责，胜男，你要听我的！你们必须五分钟撒完传单，两分钟跑出先施公司，能做到吗？”

张胜男笑了，指着窗外道：“你看见没有，有铁扶梯，迅速撤离不成问题，让警察在后面吹哨子追吧！”接着，她又补充说：“我就要引起警察注意，让警察来追我，我们的同志好乘机逃逸。”

李侠兵和方霞客下了楼，来到先施公司的大门前，便见到红红绿绿传单从空中飘落下来，路上的行人开始哄抢。一辆有轨电车开来，众多的人从车窗伸出手来接飘落的传单。见此情形，他俩一在路东，一在路西也迅疾地抛撒传单，并且高呼口号，布置在人群里的人员也领着行人呼口号。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反对日本侵略我国！”

“打倒新军阀反动派！”

“苏维埃中央政府万岁！”

一个警察拔出警棍奔过来，可是，他处处受阻，有个拉黄包车的青年干脆把他撞倒，那警察爬起来吹哨子。

警察愈来愈多，李侠兵和方霞客已跑到弄堂内，两人叫了两辆黄包车，迅速离去。

当他们来到八仙桥，张胜男与玛莉几个人已在那里撒传单，呼

口号。他俩撒了传单，呼了口号，然后询问张胜男一些集会情况，张胜男说南市城隍庙那里需要支援，她便带几个人风风火火地走了。他俩望着张胜男头顶上红色法兰西帽子在街口消失了，才往北火车站去。

他俩走过苏州河的时候，被两个戴墨镜的家伙盯上了。

李侠兵说：“这两个戴黑眼镜的家伙是包打听，我们分开走，到北火车站南大门会合。”

方霞客：“好，你先走！”

李侠兵向左边的巷子走去，那两个戴墨镜的家伙跟了过来。方霞客立即往电车站跑去，上了电车；李侠兵又趑回十字路口，见远去的电车上的方霞客在向他挥手，便放下心来。他进入一条小街，想抄近路去北火车站。

这时，那两个戴墨镜的家伙在街口张望，接着，在他们后面又出现两个扛着扁担绳子的挑夫，一个是中年人，一个是青年。那两个戴墨镜的家伙见挑夫慢慢靠过来，便摸着腰间的盒子枪喝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挑夫道：“我们早就跟着他，你们想抢食吃是不是？滚！”

戴墨镜的大个子诉道：“我们在干好事，你个臭挑夫，依想干啥？”

就在戴墨镜的小个子拔枪之际，中年人举起扁担把他的盒子枪扫落在花圃里。大个子一个马步便与挑夫打斗起来，双方都有点功夫，拳来脚去，不分胜负。这时，李侠兵凑个机会，抓起花草间的盒子枪，对准两个戴墨镜的家伙喝令道：“不准动，再动就开枪了！”

两个戴墨镜的家伙被禁住了，举着手贴着墙站着，挑夫中的青年缴了那人腰间的手枪。他们迅速把那两个人捆了，嘴里塞上芭蕉叶，然后将枪扔在他们脚边。李侠兵见了，也将手中的枪扔进了花圃。

这里要交待一下，这两个戴墨镜的家伙是特务队暗杀绑架组成员，其中一个黄瓜脸矮登登的家伙叫周黑子，嘴角上有颗痣，痣上生着一撮毛，他是共产党的叛徒，受南京中统局的指派，带领一个小组专门来沪抓捕共产党人的，后来，他又参加日特组织，是个双料特务，他在以后多种场合还会常常出现。刚才，他认为李侠兵是个学生，长相又土头土脑，本想敲他竹杠，又遭人搅局也就算了，如果他认为李侠兵是共产党那他非开枪不可，因为他晓得共产党处决叛徒是绝不会手软的，所以，他杀共产党人也是绝不会手软的。

这时，中年人对李侠兵说：“走吧！”

李侠兵望望倒在花圃里的那两个人，客气地说：“谢谢二位相救，日后必当报答。”

青年人笑了：“先生，你到哪去？对不住，跟我们走一趟！”

李侠兵惊愕了，问道：“怎么，跟你们到哪去？”

“你去就知道了！”

李侠兵后悔刚才把枪扔了，否则，就好办了。他没办法，只得跟他们走，到了闸北，进了一座大宅院。他们把他带进一间客厅，中年人问一个丫头：“五爷呢？”丫头说五爷不在，青年又问：“三少爷在吗？”丫头说三少爷在书房里下棋。青年叫丫头去请三少爷出来，有事要报告。丫头见门外站着一个生人，她心里有数便去书房了。

一会，三少爷手里捏着一枚围棋子出来，问那青年：“小赤佬，什么事？”

“三少爷，五爷呢？”

“父亲大概去杜公馆了吧。”

青年附在他耳边嘀咕一阵子，说：“可能是共产党，捞一笔……”

这时，李侠兵高声喊：“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，目无王法，敢在

光天化日之下抓大学生。”

三少爷迎上来：“请进请进，听口音你是苏北人。”

李侠兵：“怎么，是苏北人又怎样？”

三少爷：“家父有句名言：‘只要是老乡来求我帮助，脱裤子当了也干。’请进。”

李侠兵一听就明白，放下心：“啊，这里是顾公馆，顾五爷的府上。你是……”

三少爷：“我是顾家老三，叫顾水明。”他又对那两人斥道：“小赤佬，你们还不快滚！”

李侠兵见顾水明是个年不过二十的青年，四方脸，宽肩背，皮肤白里透红，有着一双大而明亮的凤眼，显出一副精干的模样。李侠兵心中踌躇，如何跟这位顾三少爷打交道。顾水明见李侠兵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，脸色黝黑，目光尖利，一看就知道是经过风霜有历练的角色，便热情地把他邀进书房。李侠兵环顾四周，梨木书桌上放着一叠线装书，湖笔，端砚；窗外的垂丝海棠正开着花，飘来一阵阵花香，墙上的“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”一副对联，为这精致的书房增加了几许优雅之气。

丫头端来香茗，李侠兵抿了一口茶说：“顾兄，上海是荒城吗？”见顾水明笑而不答，他又补充说：“看来顾兄爱自然景色，荒城，古渡，秋山。”

顾五爷对顾水明的家教是广交朋友，交朋友不问出身，就是交棵“巴根草”也能巴滑。顾水明笃信他爸这句至理名言，他是爱交朋友的人，他一见李侠兵便觉得是个可交之人，于是直话直说道：“不瞒李兄说，家父在苏北里下河新开的大生轮船公司要我去管，我为了能看到荒城落日，还真想去呢。”

李侠兵跟顾水明谈了上海十里洋场的种种乱象，又谈了一会诗文，见说话投机，便把话题转入人生目标上，顾水明说如今主义多问题也多，弄得他很茫然。接着，他问李侠兵：“李兄，你看我追

求什么比较合适呢？”

李侠兵想顾五爷是上海大亨，是苏北青帮的帮主，跟他的儿子深交应向组织上汇报，因此，他很谨慎，只是说水明兄应多关心时事，可以多看看报纸杂志，譬如《新青年》可以读一读。正在他们谈话进入深层时，丫头来说：“三少爷，老爷回来了，他叫你带李先生过去呢。”

顾水明立即请李侠兵同去大客厅。到了客厅里面并未见到顾五爷，李侠兵感到蹊跷。他迅速地把大厅扫视了一下，见正中那张太师椅上铺着一张虎皮，墙上那副长联在西窗玻璃映照下显得很清晰：“持三字帖，见一品官，儒生妄敢称兄弟；行千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布衣亦可傲王侯。”他在心里笑了，这顾五是拉黄包车出身，并不识几个大字，也没出任过什么地方官，只是青帮一个派系的老头子，收了徒弟不少，听说有万余人，在闸北一带颇有势力。但是，他毕竟属于底层黑社会的帮派势力，竟敢贴出“一品官”的楹堂联，可见他的底气有多足了。

李侠兵想顾五在乡下可能连大名也没有，来上海后发迹了，便起了个顾松亭颇雅的大名。在4·12事变中，他是与虞洽卿、杜月笙一起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的，他再怎么讲乡谊我也得当心。正在他想方策时，突然出现八条大汉，背枪的，持刀的都有，立即八字排开。接着，鲁管家喊道：“五爷到！”

整个大客厅里人员肃立，连顾水明也站了起来。李侠兵望去，从右侧嵌玉石的红木屏风后面，摇摇摆摆走出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来，这人就是顾五爷。顾松亭四十多岁，白白胖胖，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浓眉凤眼，生得一副福相。顾水明四方脸、凤眼的长相是他的遗传。顾五爷由于肥胖走路膀子有点炸，腿肚子有点拐，像是箩圈腿，其实，是他早年拉黄包车时崴了脚，踝骨受过伤。顾五往太师椅上一坐，打开纸扇摇了摇，问：“李先生，你是我的小老乡，家住哪里？”

李侠兵答道：“我是东安人，在上海读书。”

顾五爷：“你在上海读书，很好，不过，你上街撒传单，你是共产党？”

李侠兵晓得他在4·12事件中曾是敌人的帮凶，便立即答道：“不是。”

顾五爷皱眉头了：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你为啥上街撒传单啊？”

“我见外国佬、特别是日本东洋鬼子欺侮中国老百姓，心中不平，才这样做的。”

“你坐，你坐。”顾五爷对佣人一挥手：“上茶。”接着，他说：“家乡来的人不少，可都是讨钱要饭的货，像你这样的大学生还是第一个。我刚才去会虞洽卿先生，他真够朋友，又卖一条小火轮给我，我想扩大里下河的大生航运公司，李先生如有意，可来大生公司，帮水明一道打理大生公司的业务。李先生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这是李侠兵没有想到的，顾五会提出这么个提议，他低头不语。顾水明听他爸爸如此说，十分高兴，连忙碰碰李侠兵的肘部说：“你来你来，我们在一起一定很开心。”

李侠兵想了想，想到一个托词，低声说：“我要辍学，需要父母同意才行。”

顾水明一听是这么个理，对他父亲大声说：“爸，李兄说这事得与他父母商量后才能定夺。”

这时，有人带个医生来，鲁管家对顾五说：“老爷，广慈医院的周医生请来了。”

“鲁管家，带周医生后院去看大小姐的病。”

鲁管家又在他耳边低语：“这李先生恐怕是共产党，不可……”

顾五大声斥道：“鲁管家，你怎管起我的事？只要是老乡，我不管他是什么党，懂吗！”

鲁管家讨个没趣，带着周医生去了。顾五说：“水明，你带李先